月令解

一

月令解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經部

禮類

商務印書館受教育部中央圖書館籌備處委託景印故宮博物院所藏文淵閣本

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章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經部四

月令解　　禮類三　禮記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月令解十二卷宋張虙撰虙慈溪人慶元丙辰進士官至國子祭酒是編乃虙端平初入侍讀幄時以纂未及竟以病歸家居時乃續完之表進於朝十二月各自為卷奏稱每一月改則令以此一月進于御前可

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雖未免過
膠古義不盡可見施行然辭義曉暢於順時
出政之際皆三致意焉其用心有足取者月
令于劉向别録屬明堂陰陽記當即漢書藝
文志所云古明堂之遺事在明堂陰陽三十
篇之内者吕氏春秋録以分冠十二紀馬融
賈逵蔡邕王肅孔晁張華皆以為周公作鄭
康成高誘以為即不韋作論者據漢百官表

言太尉爲秦官或又據國語晉有元尉輿尉之文謂尉之名不必起於秦然究不得因元尉輿尉遂斷三代必有太尉也意不韋採記舊文或傳益以秦制歟今考其書古帝王法政施令之大端皆彰彰具存得其意而變通之未嘗非通經適用之一助至其言誤其令則致其災殆因洪範庶徵而推衍之遂爲漢儒陰陽五行之濫觴處解皆未能駁正然列

在禮經相沿已久亦不能獨為處咎也原書因隨月進御故凡解見孟月者仲月季月皆重見永樂大典所載合為一編多刪其複于例為協間有刪之不盡者今併汰除以歸畫一焉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進月令解表

臣處言臣竊以後天而奉天時雖夙參於造化按月以觀月令實肇見於聖明矧臨萬務之繁欲極羣書之博惟拔尋於要領庶頤愛於精神臣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考呂氏春秋之書承周末聖賢之論紀分十二井然彙列之條歲盡一周縈若環循之次雜之於禮附以爲經漢相奏之固嘗表采唐宗定此亦就刊删雖號鉤深於斯文未知區別於令序曷若以孟仲季析爲寒暑之期

於朔望弦占作旦昏之候所謂舉目皆可見若欲銳情又何加凡饜飫使自得之非睿知孰能與此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心存兢業學務雍熙藝圃覽游澹若耆書之樂經幃訪問淵乎耆古之懷方當省歲以有為因聽負暄之入獻取諸儒共集之典釐每卷各立之門會析木會元枵隨所舍而改中夾鍾中太蔟視其律以更據往知今自我作古嚴恭寅畏外此何求輔相裁成由茲而出執而論歷殊史家黑白之分寫以為圖笑巧匠丹青

之象其月令解十二卷繕寫成十二冊謹隨表上進以
聞臣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謹言

奏月令解劄子

臣昨者叨侍經筵適講月令秋之三月嘗與侍讀鍾震言欲待月令終篇以十二月分爲十二卷書之納於禁中時當此月陛下則以此月一卷觀覽凡一月之中陰陽消長之運星夜出入之躔氣序之遷改景物之多易與夫園林草木之華盛鳥獸蟲魚之生育田舍耕耘之節婦子蠶桑之期歷歷具載使置之座側又切於崔寔之政論置之几案何減乎魏徵之諫疏其於贊化爲益

多矣既而以病予告有志不成緣臣身則病矣而眼猶能觀故書心猶能記舊事於是以秋三月巳成之説上接乎春夏下逮夫季冬一一爲之解釋通前爲十二卷陛下或許以投進即當消日備録裝褫送上每一月改則令以此一月進於御前陛下展卷時時玩之或謂智本天賜聰本天生一覽無遺成誦在心何假纂集之爲不知此非爲記問設也惟欲於宫中無事清閒之燕舉目在前而已昔有談脩養之術者欲書月令置左右如

冬夏至宜謹嗜欲之類庶得自警謂陛下守此則可以
裁成天地之道可以輔相天地之宜豈為脩養之術哉
臣不勝惓惓

月令解卷一

宋 張虙 撰

孟春之月

孟春者斗建寅之辰也漢志云引達於寅則寅引也

夏正爲正月

日在營室

正月之中三統歷云日在室十四度元嘉歷云日在室一度疏謂月令據其大畧不細與歷同日與斗建

常相合寅與亥合正月斗建寅則日在亥室星屬亥也案此說由不知歲差故以爲據其大畧又泥於子與丑合寅與亥合之說皆非也營室二星

昏參中旦尾中

每月必記昏旦中星者人君南面而治仰觀天文以授民事故舉南方之中星爲候月令中星疏亦謂據大畧而言不與歷正同但一月之内有中者即得載之案此亦由不知歲差故有是說中星一晝一夜分天之半參十星

西方之宿尾九星東方之宿參與尾相望也

其日甲乙

左傳云天有十日以應五行五行播於四時故十日各有所屬甲乙屬春注乙之言軋也時萬物皆解孚甲自抽軋而出因以爲日名焉疏云日功之名

其帝太皡其神句芒

據經惟曰其帝其神初不言祀正前漢魏相傳言東方之神太皡乘震執規司春者而注疏以爲祀其帝

又祀其神有主必有配皆以義起禮耳後世因其言則祀禮不復廢矣然其帝其神名號亦自取義元氣廣大謂之皡天則皡者廣大之意木初生時句曲而有芒角故曰句芒

其蟲鱗

鱗亦謂之蟲所謂鱗蟲三百六十龍為之長注鱗龍蛇之屬有孚甲似木

其音角

疏謂春時調和樂以角爲主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

律中大蔟

大蔟者月建寅之律也律候氣之管以銅爲之實以葭灰以羅縠覆之置緹縵室中孟春氣至則大蔟之律應而吹灰中者氣與律相當也國語云大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漢志云蔟奏也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

其數八

金木水火得土而成木數三得土五數故爲成數八

其味酸其臭羶

在口者爲味有形則有味木曰曲直而曲直作酸木實之性然則木實酸通於鼻者爲臭有氣則有臭凡草木所生其氣羶也

其祀戶祭先脾

凡五祀皆有功於人故立祀以報之又各從其類也

春祀户者户在門之内易節卦不出户庭不出門庭解者謂奇爻在前户之象偶爻在前門之象是奇者爲户偶者爲門春祀户秋祀門户祀其出門祀其入户在内於人為尤近當冬寒時塞向墐户春氣和則人闢户矣故祀其神祭用牲之藏時各有所先既非本屬又不可論相生又不可論相尅雖與古尚書文合又不可通其義此葢不過示有所先耳當以人六脤之次第求之自右手起以命脤爲主於是爲脾爲

肺乃入左手爲心爲肝爲腎此其次第非出於人之私也故用牲之藏其所先者亦依之而春夏中央秋冬之際定矣故春先脾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

此記正月時候也冰凝則魚潛而下冰釋則魚躍而上獺祭魚者以魚方可取祭而後食猶人食必祭也天之生物自有禀性之善者特其偏耳鴈隨陽者禹貢謂之陽鳥鴈之隨陽居無定所從中土視之自北

而南謂之來自南而北亦謂之來孟春之來自南方
而北也

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
玉

天子每時居處及所乘車馬所建旌旗所服衣玉所
食牲穀及器物之屬皆順時氣也春爲青陽呂氏取
之以名天子所居名與居正相稱也此當寅上正月
位也孟月則居左个个者左傳置饋於个釋者謂个

廂也鸞路者明堂位言鸞車有虞氏之路車之有鸞不特有虞氏之制意自有虞氏始然春乘鸞路取其色非取其聲後漢輿服志耕車注車必有鸞而春獨曰鸞路者鸞鳳類而色青故以名春路陸佃禮圖於太常條下謂青路謂之鸞路者則鸞青鳳故也以此知鸞路正取其色之青倉龍者倉青也曲禮言左青龍倉龍即青龍以馬爲龍周禮馬八尺以上爲龍此天子所駕也詩疏騏青而微黑青斿斿色尚青也載

謂建之於車周禮交龍為旂旂必有鈴青衣所衣之
衣尚青色也青色為衣古未之見唯近世夏休辨六
服之色以袞之色如蓑蓑青草也鷩赤毳黄希白元
黑皆然倉玉玉之青者服謂冕旒及笄并佩玉尚青
色也玉藻水蒼玉以文色似水之蒼周禮蒼璧青圭
此皆玉之青者山海經武玞石似玉青地白文色揚
雄羽獵賦說玉眩耀青熒顔師古注言其色青而有
光耀也

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麥木穀也疏云麥實有孚甲屬木尚書五行傳以羊爲火畜春氣貴和食其當方之穀而以火畜助之食得其調則疾不生亦所以安性也古人之食惟取其宜而已不以珍異進也器疏以達春主發散疏則散達則發或謂疏爲刻鏤之象求之太過此特言其開暢而已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

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
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

立春爲正月節迎春於東郊者人君後天而奉天時
當其氣至則出郊以迎所以導之也太史禮官之屬
先三日謁之將以致天子之齊也盛德四時皆有德
或生或長或斂或藏是其德也天地之大德固難於
形容至其分而爲四時則各有所在故因其分而言
其盛則天地之德於是著矣春之盛德在木木屬春

也凡見於萬物之生木之德也親帥羣臣迎之於東
郊所以重其至示敬也迎迎其氣耳非有神矣或謂
即太皞句芒故迎而祭之注引文曜鉤謂靈威仰
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
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
古者賞以春夏順時氣也迎春之賞蓋喜其氣之至
故行賞以飾喜尤為順時之大者然是賞也惟及於
公卿諸侯大夫而已未及兆民也於是命之相臣措

居輔佐之任者布德以助春之德和令以和春之令曰慶曰惠又出乎賞之外以行以施及於兆民慶賜則又總言上之所與毋有不當使當得者皆得所予雖廣而無一妄予者古人淳厚安有欺罔之事邪

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

周禮大史之職掌六典逆邦國之治八法逆官府之治則守典奉法是其職也然頒歲年於官府都鄙頒

朔於邦國皆大史職也豈惟六典八法而已日月星辰行於天者大史司之宿如天文志塡星居宿其國案漢書天文志作塡星所居國吉居宿久國福厚此刪改其文國字下應脫一吉字五星所聚宿其國王案天文志作其國王天下此刪去天下二字是宿也離如月離於畢是離也大史司之曰宿曰離皆無貸者言占驗不差也案月令乃言推步不差耳非言占驗經紀謂日月星辰行天之躔度初如歷法之元孟子所謂故也用是爲常此不可變者治歷明時本貴乎革若其法之初則不可得

而易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耤（案耤田今本作藉非）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元日或以爲吉日或以爲善日其說則同然以書所稱元日觀之則元日乃正月朔旦也呂氏創法則以元日行禮祈穀躬耕本一事其行禮則同一日既曰

元日又曰元辰元日即朔日元辰於是日取其時也十二支謂之辰元日曰以則以朔日行之無俟乎擇元辰曰擇則於元日之中取其辰之良者用之故謂之擇也左傳郊祀后稷以勸農事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此周制也吕氏不遵此禮月令春祈穀夏亦祈穀祈穀非郊也祈穀禮畢於是講躬耕之禮耒耜田器也措之參保介之御間參凡車上人皆可言參乘保介注以爲衣甲之士非也詩臣工云嗟嗟保介介

猶副也諸侯來朝介或九人七人五人天子之保介
猶諸侯之保介也則介豈謂衣甲天子之車安得有
甲士惟耒耜之器非車上所能容所以措之於左右
之閒御閒即謂天子所坐之處帥公卿諸侯大夫以
身帥之也躬耕者祭統云天子諸侯非莫耕也身致
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可以事神明帝
藉古說謂爲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以藉爲借或云
耤蹈耤也躬親履踐之義皆不若應劭以爲典籍葢

千畝之田必有籍以紀之曰帝籍則與民之公田異矣周禮甸師師其屬而耕耨王籍則帝籍即王籍帝籍之帝非指天也曰三推五推九推此則尊卑勞逸之辨也人君惟知稼穡之艱難親耕之禮蓋體民也耕籍而反亦已勞矣故飲之酒亦猶勞農也然觀執爵之語則非有盛禮如平時即執爵而酳意者持酒如勸賓之禮大寢非燕之所所以示禮之特名曰勞酒此特爲耕罷而設御如御食於君之御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

天地之氣亦人之氣也孟冬之月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今也一降一騰和同無間所謂天地交泰故生草木萌動之爲言亦猶人初受氣於胎元嚮之靜者自此動矣

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親躬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農事布於春而斂於秋農事之布必王命之不曰天
子而曰王不以天子之尊嚴臨下也田非田畯之官
即謂凡有田者舍於東郊謂民畢出於廬舍也觀此
一節即周禮大司徒之職大司徒有條目易曉此乃
總而論之蓋自商鞅開阡陌之後古制隳廢大司徒
之職亦難復舊今惟因其近似者行之脩封疆審端
徑術即制其畿疆作其溝封正其道塗均其地域也
善相邱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即五地之

物辨以土會十有二土十有二壤辨以土宜五物九等辨以土均然後稼穡樹藝之所宜畢見於此而始可以任地事也度土而積之謂之封界畫以守之謂之疆每歲脩之使勿壞術與遂同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審則詳視之端則理正之相如詩言相其陰陽古之勸民如此至其教道之方不徒形之空言必躬親以率之民烏得而不從田事既飭言治田之事各有條理矣亦有所先各適其平謂之準各得其正謂之

直民無惑心則爭競之念自絕先王經理天下如一
家然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

樂正者樂官之長學者教育人才之地文王世子云釋菜不舞則習舞非爲釋菜也春陽既動萬物出地故王者習舞所以應之樂以舞爲重古人所致意衆仲之對季札之觀皆舞也夫子與顏淵論韶舞與賓牟賈論武王之舞亦舞也其屈伸俯仰綴兆疾舒皆

關於造化孟春之習豈區區爲釋菜哉且月令所言自有次第習舞之後乃始習樂習樂之後乃大合樂則習舞居先見舞之爲重也

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毋聚大衆毋置城郭掩骼埋胔

重祭禮故於歲始而省錄之曰山林川澤則羣祀無不舉也犧牲毋用牝爲傷妊也此山林川澤之禮然

耳若天地宗廟大祭雖非孟春亦不用牝也斧斤以時入山林當草木萌動之時固禁止之覆巢則烏何以生育孩蟲胎夭皆不可殺獸曰麛鳥曰卵亦不用皆所以遂其生育之性飛鳥或謂初飛之鳥據仲秋羣鳥養羞注有翼曰鳥閩蚋之屬此其類也不聚大衆大衆聚則宰殺必多不置城郭置則塡築必傷物骨枯曰骼肉腐曰胔或掩之或埋之推其所愛於其生者以及其死者也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

兵主殺以殺氣而逆生氣所以有天殃老氏曰用兵不敢爲主而爲客盍不可從我始之謂也湯之造攻自鳴條用兵之義未嘗不然況方春之始乎

毋變天之道毋絶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日月東西相從不已風霆流形庶物露生是天道之顯者變之可乎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是地

理之顯者絶之可乎五常設教之倫五事敬用之範
是人紀之顯者亂之可乎月令載此於孟春亦春秋
正王道之端之意其示戒深矣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令
則其民大疫猋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竝興行冬令則
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
行令或以為天之行令或以為君之行令天令之不
時乃君令之所致其實一也行夏令則孟春之時似

夏雨水乃正月節不時則非時而有也草木以長養之蚤故其落亦蚤國時有恐非常常恐也有時或然如驚雷震電之類行秋令則孟春之時似秋春氣溫秋氣涼當溫而涼則爲疫秋後多風多雨徒長惡草耳行冬令則孟春之時似冬春去冬未遠冬之水潦積陰所成春尚有之所以敗物或時降霜或時降雪此皆冬之物也摯猶至也首種非止一物首種如今人言發頭布種之初也不入謂不入土蓋氣寒也

[illegible]

月令解卷二

宋 張虙 撰

仲春之月

仲春者斗建卯之辰也漢志云冒茆於卯則卯冒也顔師古曰茆謂叢最生音莫保反夏正爲二月

日在奎

二月之中三統歴云日在婁四度元嘉歴云日在奎七度日與斗建常相合卯與戌合二月斗建卯則日

在戌奎星屬戌也奎十六星

昏弧中旦建星中

弧九星建在斗之上弧與建相望也

其日甲乙其帝大皥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先脾

夾鍾者月建卯之律也仲春氣至則夾鍾之律應周語云夾鍾出四隙之細漢志云言陰夾助大蔟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夾鍾又謂之圜鍾以春主規言

之也

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

此記二月時候也漢初以雨水為二月節劉歆改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雨水則不復冰矣桃始華春華之盛莫如桃倉庚黃鸝也出于幽谷遷于喬木故鳴也詩人取其嚶嚶之聲當春之時物有化此造物之一妙也鷹與鳩迭相化月令言鷹化為鳩王制言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鷹鷙而鳩仁春陽育物

使鷙者能仁月令書之鳩化為鷹變而之不仁矣故月令不書

天子居青陽大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此當卯上二月位也仲月所居在左右之中不謂之中而謂之大廟月令有寢廟有大廟寢廟祖宗之廟也大廟為天子所居而有廟稱如今稱廊廟稱廟堂無嫌也方慤解云以其或享神於此故謂之廟若是

則大廟之內凡百神祇隨四時而祀者常在其中故以廟稱尊之曰大天子不敢以爲已居也此呂氏之制也案月令明堂即考工記五室十二堂之制四正之堂稱大廟八廂稱左个右个廟與个乃深淺之名廟者穆然而深也不必享神之所始稱廟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大廟有室而無寢

是月也安萌牙案今本牙作芽古本通用牙養幼少存諸孤皆所以助生氣也萌芽指草木之類萌動則始茁牙則浸長矣安之恐觸之而折也幼少指人周禮大司

徒保息養萬民一曰慈幼注慈幼謂愛幼少也產子三人與之母二人與之餼後世遂有收養委棄小兒者至於幼而無父曰孤則尤不可不存之孤而不存則類絶矣待人詳於待物

擇元日命民社

孟春以元日祈穀曰以則不待擇謂正月朔旦也今命民社曰擇元日與擇元辰同郊特牲言社日用甲此之元日蓋甲日也甲為日之始猶朔旦也大夫以

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則民固有社然必出天子之命

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囹圄禁人之所則省而察之恐入者被苦也桎梏禁人之器則去而除之恐害人手足也肆謂暴尸掠謂箠楚則戒之方天地作解之時人應之為解之事皆所以順生氣然非上之人得徧行之故以命有司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

禖之前

商頌言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故史記商本紀因謂簡狄行浴見元鳥墮其卵取吞之而生契其言遂流於誕孔穎達詩疏引仲春元鳥至之日以大牢祀于高禖元鳥春分而至氣候之常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元鳥則詩疏之言可信是知高禖之祀自古有之矣惟月令所言高禖之祀其禮為重天子親往異乎常祀祠用大牢幾過乎郊昔孔子垂教怪神之事置

之不語上下神祇之禱不取子路故孔子於祭禮未
嘗不謹亦未嘗或流於誕經之所言爲農有祈爲兵
有祈與凡水旱有祈皆正也周禮六祝六祈六辭六
號非不多也獨不見禖宮嘉祥之事雖然精神所感
何幽不格念慮所通惚恍有象高禖之祥豈容億度
禮記之載自有舊典朝家之行又有成式惟在上之
人確守之耳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啟户始出先

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日夜分與仲秋同無長短之差也春則雷發聲秋則雷收聲雷不特發聲而已電是陽光至此陽氣漸盛其光乃見春則蟄蟲啟戶秋則蟄蟲坏戶孟春蟄蟲始振則振而已猶未出也今則啟戶而出矣雷之發聲陰陽家可以數推故先雷三日可以令兆民玉藻言疾風迅雷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況聞其

發聲之始乎其有不戒容止生子不備必有凶災無足怪也古者愛民如愛子弟木鐸所以振文教奮而警之何其慮之深哉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

制器尚象雖曰多端然不出三者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絫當日夜之分天時適平聖人因是稽器於人以上承天之所為而下正其所為同律度量衡自舜以來謹之矣石

出於衡斗甬出於量權者衡之用概者量之用曰同
曰鈞則致其謹曰角曰正則致其審矣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脩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
農之事
農之作也出而在田農之息也入而在舍曰少舍則
暫焉而已又乘其隙而脩闔扇注云用木曰闔用竹
葦曰扇似失之鑿此之闔扇不過當寒時塞向墐户
令脩之則亦啟其向之塞闢其户之墐而已寢廟畢

備句當屬下古人慮農事之或妨也謂農之闔扇可

乘閒而脩之若國之寢廟既已畢脩則不必作此大

事以妨農之事蓋寢廟告成無有虧闕不俟脩也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竭澤而漁古人所惡况當春時哉陂池儻漉而取之

亦竭矣春蒐火弊獻禽注火弊火止也春田主用火

因焚萊除陳草此惟蒐時爲然耳常時固有禁也皆

所以遂生物之性也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

鮮注讀爲獻或讀如字繫牲曰鮮用羔羊爲火畜故也不以羊而以羔方少陽用事之時而又品物少故也先薦寢廟所以重時物且不敢以人之餘奉神也王者之於祖禰以人道事之則有寢以神道事之則有廟月令凡薦新之類皆曰寢廟意者廟則四時有常祭寢則以時物薦新言寢廟與單言廟不同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

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矣至是又以上丁之日命樂
正習舞唯恐舞者之容節有一或失也鄭氏注將舞
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則此之釋菜正天子與羣臣
入學之禮天子與羣臣親往視其習舞無違禮矣至
仲丁始命樂正入學習樂習樂則凡樂無所不習不
特舞樂樂者天地之和也古人作樂所以導和於天
下乃時之常事非必有爲而然也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孟春之時犧牲不用牝而已至是舉犧牲皆不用矣若高禖之用大牢開冰之用羔此二者乃天子所行之事每歲惟一舉不以常禮論也以圭璧易犧牲非但用圭璧又用皮幣以更之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蚤來蟲螟為害

行秋令則仲春之時似秋秋時多雨所以爲大水秋將入寒所以寒氣總至寇戎乘金氣也行冬令則仲春之時似冬仲春之時陽氣宜勝今則不勝麥爲寒氣所害故不孰民之相掠由無麥也行夏令則仲春之時似夏夏時多旱煖氣未當來而來蟲螟煖氣所生也

欽定四庫全書

月令解卷三

宋 張虙 撰

季春之月

季春者斗建辰之辰也漢志云振美於辰則辰振也

夏正爲三月

日在胃

三月之中三統歷云日在胃七度元嘉歷云日在胃

九度日與斗建常相合辰與酉合故三月斗建辰則

日在酉胃星屬酉也胃三星

昏七星中旦牽牛中

七星南方之宿以其數有七謂之七星二十八宿皆星也獨謂南方之中星爲星者以星爲陽之精南方之中得陽之正故也牽牛六星北方之宿七星與牽牛相望也

其日甲乙其帝大皡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姑洗者月建辰之律也季春氣至則姑洗之律應周語云姑洗所以脩絜百物考神納賓漢志云洗絜也言陽氣洗物辜絜之也

桐始華田鼠化爲鴽虹始見萍始生

此記三月時候也桐之爲木見於詩定之方中云可中琴瑟亦世有用之材故取以紀時鼠穴於地者忽爲飛禽此尤造物之神也虹螮蝀也朝見於西莫見於東日之氣也蓱水草

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
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此當辰上三月位也季月居右个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

鞠衣后之蠶服也蠶事近矣欲求福祥之助乃薦此
服於神先儒以先帝爲大皥之屬蠶桑雖后事天子
未嘗不親焉其始也薦鞠衣以求福其後也皮弁素
積卜三宫之吉者入於蠶室皆所以重其事也

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乗舟薦鮪于寢廟乃爲麥祈實

爾雅言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則天子固有所駕之舟也舟牧主舟之官也至尊所乗不可不謹五覆五反防其傾漏乃告備具天子於是乗舟亦猶後世以春時出游歟惟天子不以無事而出因薦鮪于寢廟所以乗舟者欲薦鮪也禮季冬獻魚春薦鮪鮪曰王鮪異乎常魚故春特以薦焉薦鮪之日爲麥祈實麥而

不實與無麥同故先時致祈爲民之切也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
以内
春之氣固主生矣至於季春始爲盛陽生於子出於
寅及乎辰則始發泄由辰而前句者非不出也出之
爲未畢萌者非不達也達之爲未盡至於辰乃畢乃
盡焉春主發散則出而外之時也
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絶開府庫

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

凡所布施皆順天也成周盛時鄉師周萬民之囏阨司門養死政之老孤其天患民病則司救以王命施惠邦之委積遺人掌之野之鋤粟屋粟旅帥聚之所以待貧窮之絕者至矣月令之布德行惠蓋倣其近似者爲之故亦以之命有司穀藏曰倉米藏曰廩貧窮曰賜賜則所以予之乏絕曰賑賑則貸之而已此猶未足以見其宣散也至於開府庫以出幣帛凡天

下之諸侯皆勉之以從事以之聘名士以之禮賢者蓋天下之貧窮乏絶天子豈一一能徧所勉諸侯行之者惟以聘禮名士賢者爲急此所謂不徧物之智也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

周禮司空掌邦土月令亦設此官而命之春時多雨下水上騰蓋水氣相感而然雨多害物故爲之備循

行國邑之間周視原野之地有隄防則當脩利有溝
瀆則當道達有道路則當開通使之無有障塞如此
爲備則雨多不爲害矣
田獵罝罘羅罔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
當春物生鳥獸方字乳又非爲蒐除害之時傷之則
逆天時此田獵之具所以毋出九門每門之内或有
藏此具者皆不得出禁之也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

曲植籧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
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
有敢惰
野虞如周禮山虞澤虞之類桑柘蠶所食戒之無伐
愛其所食也仲月鷹化爲鳩至是其羽始備拂披拂
也詩以睢鳩鳲鳩比后夫人之德故喜觀其拂羽以
爲蠶之候戴勝織紝之鳥頭上所戴若勝然后妃齊
戒如承大祭觀採桑示帥先天下也婦女以蠶爲事

者觀謂游樂也案此句舊在如詩鄭之溱洧下於文不順今改正　如詩鄭之溱洧豈可不禁婦使亦省恐以他役奪其務也凡此皆所以勸其事也登如麥之登穀之登效功注謂敕往蠶者勸戒之似失之迂此直指蠶之登與孟夏后妃獻繭不同矣分繭稱絲使各效其功之多寡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惰者以上之人所以躬率者誠也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

于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

天氣和適造作爲宜工師百工之師孟子工師得大木是也故命之令百工五庫以五材而得名凡所治之材不離乎五材令之使審焉不謂之材而謂之量以其材各有所受也一有不良工則審之百工咸理不特一工爲然也監工日號不特一日爲然也弓人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定體此謂之時不可悖也夫工固有巧也然過乎巧則爲淫無得過乎淫使

生奢泰之心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自孟春樂正入學先習舞仲春上丁又命樂正習舞至仲丁樂正入學習樂則樂已成矣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與羣臣親往視之習樂在學而合樂亦在學此樂之極盛也

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

此不過欲其生息之多書其數者亦恐沒所有也

合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

注謂難陰氣非也聖人順陰陽之氣惟恐邪之有以

干正天地之間有不正之氣聖人於是有難之之法

周禮方相氏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難之法所

以逐不正也陰陽天地之正氣也不可以邪干之季

春之難謂之畢春氣春氣發生有不正者干之則發

生之功不遂於是乎難畢者令春氣得以成功也磔

攘磔牲于九門之上自方相氏時難之法廢而後有磔攘九門即上言九門謂之國則總内外言之也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竝起

季春之時似冬冬之氣爲寒故寒氣時發草木皆肅謂枝葉無條暢之意國有大恐又甚於國時有恐以嚴寒可畏故也季春之時似夏則民多疾疫温氣大

勝也陽亢爲旱故雨不降高者暵於熱故山陵之物不收季春之時似秋則天氣沈陰非春和時秋有淫雨春乃如之兵革之起金氣之應也

欽定四庫全書

月令解卷四

宋 張虙 撰

孟夏之月

孟夏之月孟夏者斗建巳之辰漢志云已盛於巳則巳已也（上音似下音以）夏正爲四月

日在畢

四月之中三統歷云日在井初度元嘉歷云日在畢十五度日與斗建常相合巳與申合故四月斗建巳

則日在申畢星屬申也畢八星

昏翼中旦婺女中

翼二十二星南方之宿婺女四星北方之宿翼與女

正相望也

其日丙丁

丙丁屬夏注丙之言炳也時萬物皆炳然著見而強

大因以爲日名

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據經惟曰其帝其神初不言祀正魏相傳言南方之神炎帝秉離執衡司夏也火性炎上故曰炎融者火之明盛也神必有祝遂稱祝融

其蟲羽

羽亦謂之蟲所謂羽蟲三百六十鳳爲之長注象物從風鼓翼飛鳥之屬

其音徵

疏謂夏時調和樂以徵爲主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

也

律中中吕

中吕者月建巳之律也孟夏氣至則中吕之律應周語云中吕宣中氣漢志云言微陰始起未成著于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

其數七

火數二得土五數故爲成數七

其味苦其臭焦

火曰炎上而炎上作苦焦言火炎而不宜上按此句未詳

蓋夏之氣爲然

其祀竈祭先肺

夏與冬爲對人之生不在家則在路夏祀竈賴其養於家冬祀行資其庇於路此夏之祀所以主竈也祭用牲之藏當以人之六脈次第求之自右手起以命脈爲主於是爲脾爲肺故夏先肺也

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此記四月時候也螻蟈螻蛄也能鳴蟈蛙也周禮蟈氏掌其禁其鳴尤甚蚯蚓亦能鳴謂之歌女此時始出地未鳴也王瓜大瓜也種最多有大有小此言其生謂大種也苦菜詩謂之荼今人亦多食劉易喜食苦馬菜爲狄青所治

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

明堂古天子聽政之堂呂氏取以名夏爲朱明名與

所居正相稱也此當巳上四月位也朱路謂路飾之以朱者也赤騢赤身黑鬣鬣曰騢周人尚赤戎事乗騵注騵騂馬白腹赤旂旂色尚赤也載謂建之於車也周禮交龍爲旂凡旗通謂之旂旂必有鈴朱衣所衣之衣尚赤色也赤玉謂玉色之赤者服謂冕旒及笄弁佩玉尚赤色也相玉經云赤擬雞冠

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菽水穀 案原本作菽穀脱水字則下文一用尅我句不明矣今補 雞木畜夏氣盛

烈一用尅我不使太過一用生我不使減退器高以

粗者夏主長大高則長粗則大亦象物盛長也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盛德在

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

夏於南郊

立夏爲四月節迎夏於南郊者人君後天而奉天時

當其氣至則出郊以迎所以導之也夏之盛德在火

火屬夏也凡見於萬物之長火之德也親帥羣臣迎

之南郊所以重其至示敬也迎迎其氣耳非有神也或謂即炎帝祝融故迎而祭之注引文耀鉤謂赤熛怒

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

南郊迎氣公卿大夫與焉而無諸侯及還反行賞則有諸侯之封焉上有慶賜固人情之所欣說然滿堂飲酒一夫鄉隅而泣亦足以爲慶賜之累故無不欣說則善也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

季春大合樂天子帥羣臣親往視之至是又習合焉不特樂也禮亦在其中故曰習合禮樂不可一日廢故以時習合之非有所爲也

命大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禄必當其位

夏曰長此助長氣也大尉古司馬之官以辨論官材爲職桀俊以才言必贊之懼其或堙晦也賢良以德言必遂之懼其有沮滯也長謂日加益者大謂由小

學而造大學者從而舉之爵以馭貴禄以馭富無不各當其位言於孟夏皆所以助長氣也

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

當夏之時物無不長也無不高也勿使有壞是繼也勿使有墮是增也土功一起築城鑿池能無壞墮乎大衆一發車徒征行能無壞墮乎若伐大樹則壞墮又甚矣此所當戒也

是月也天子始絺

絺以卻暑暑而絺猶寒而裘也此天下之常惟天子所服則尤以順時爲重也

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

野虞位卑故命之出行田原曰爲天子者見上之人留意於農野虞之行如天子親勸勞然司徒位尊故命之循行縣鄙令農勉作以趨時都者國都也人情

所樂居令其在田而不在都也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
夏曰苗以其爲苗除害也五穀正長而獸或害之何以有秋蜡迎虎而祭以其能食田豕則養穀以驅獸
重其所當重然終不敢大爲田獵以傷蕃廡之氣也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季春爲麥祈實至是始熟農遂登而獻之麥火穀彘水畜嘗麥以水勝火不使熱之過也寢廟祖廟也祖

廟必有寢月令凡天子嘗新必先薦寢廟一食不敢
忘親也

是月也聚畜百藥

周禮醫師掌聚毒藥注聚畜百藥蕃廡之時毒氣盛
也藥之可採者不必皆在孟夏以其蕃廡之時所可
采者為多

靡草死麥秋至

詩小雅無草不死無木不萎注盛夏養萬物之時草

木枝葉猶有萎槁者此正靡草之類非專一物俗諺有夏枯草麥之言秋蓋萬物成熟爲秋麥至是熟故曰麥秋上巳登麥矣今復言麥秋至者蓋登麥農以新爲獻耳如今農夫獻新論麥秋則今始至也

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

刑以秋冬今當夏時所斷者薄刑所決者小罪輕繫如漢時獄逾冬免死若輕者今皆出之

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

以給郊廟之服

周禮内宰后妃率内外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爲祭服則蠶于蠶室者内外命婦也后妃因内外蠶事之畢以其繭獻于天子當季春蠶事之興也天子薦鞠衣以求福令蠶既畢后獻繭于天子以告功成禮也注謂后妃受内命婦之獻非也繭税謂收所養之繭税此與帝藉之收不同帝藉之收盡收之也此曰乃收繭税既曰税則惟税之而已不盡收也帝藉供粢盛

所用廣若給郊廟之服服不必常易新也以桑爲均其多寡則隨桑之多寡貴賤長幼如一什一則皆什一什二則皆什二也此一節不可從注疏之説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

疏引詩爲此春酒至此始成與漢嘗酎異觀注疏之言則此飲酎非在廟也嘗酎之意載於左傳襄公二十二年見於嘗酎與執燔焉則酎在廟也至漢則高廟酎惠帝廟酎酎禮行于宗廟若月令所言則無在

廟之禮月令凡先薦寢廟皆天產之物麥稻鮪含桃
如飲酎直曰天子飲酎用禮樂用禮樂則飲酎之禮
在當時爲最盛此踈所以言與漢嘗酎異也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
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爲災
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行秋令則孟夏之時似秋秋雨傷稼謂之苦雨此雨
數來穀何以養鄙界上邑小城曰保入保慮饑也行

冬令則孟夏之時似冬草木未寒而枯冬德屬水水尤爲盛故大水敗城郭也行春令則孟夏之時似春蝗蟲以温氣而生夏宜熱而温故蝗生也暴風卒然之風春多有之夏行春令故有此風草當春則生今非時故秀而不實也

謄録監生臣尹大謙
謄録副貢生臣杭光晋
謄録監生臣任溥
謄録監生臣黄鐘